

皇明文衡

五



皇明文衡卷之十五

辯

桂林志辯疑三事

陳璉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辯苟辯之而不折以理則所疑終不能釋桂林俗傳可疑者非一今特舉其著者而辯之餘可類推也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倖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記者尚

當省哉

右澹祠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
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崖上相傳
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旣蓄疑未得其
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疊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
之甚輕紋理如桂木藝之則不香始知其爲僞也桂林大墟
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爲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
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于石崖上殊不知武
侯平生出師未嘗至此又其所著書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
肯爲詭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爲之耳璉旣辯沉香之僞因
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右偽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爲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爲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肯將捆載溷溪山無人爲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於恠誕奚足信哉

右還珠洞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

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
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
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
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
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
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
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
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
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
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
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
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

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
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
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
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
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
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
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
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
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
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

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祝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

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

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
建子之月而秦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
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
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近世汪氏謂以唐曆
溯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
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
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末改
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
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
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
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禾穫

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旣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

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卽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旣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曰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

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卽所謂民俗
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
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
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
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
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
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
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
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目而非
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
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

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

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爲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
建丑者爲歲終哉旣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
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
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旣舉其事
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
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
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爲嫌故別而
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
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
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
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
屬觀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懸治象者決曰歛之則不過旬

日而即歛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爲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
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
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
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
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
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
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
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
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
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
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
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

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卽夏之仲冬正月卽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以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旣用周正朔則魯公卽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